

第十三期 師徒之間與男女關係、無上的信任 — 潘的故事、旅行者與魔術師、宗薩寺歷史簡介、佛教網站簡介(1)、宗薩仁波切 2003 年法會行程表

師徒之間與男女關係 (項慧齡 譯).....1
 無上的信任 — 潘的故事 (何念華 譯).....3
 旅行者與魔術師 (項慧齡、黃靜慧 譯).....7
 宗薩寺歷史簡介 (史嘉章 編寫).....18
 佛教網站簡介(1).....23
 宗薩仁波切 2003 年法會行程表24

師徒之間與男女關係 (項慧齡 譯)

(編按：去年七月，仁波切在一次訪問之中，談到了上師與弟子的關係.....)

問：仁波切，我們如何對上師保有淨信 (pure devotion)，或如何對上師生起淨信？

仁波切：學習，思考，要分析，要批判，要抱持懷疑的態度。

問：如何選擇上師，一個具德的上師？如何成為一個夠格的弟子？

仁波切：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學習的過程中會顯現出一部分。你知道，你可以選擇某某人當你的妻子，但你無法選擇某某人做你的情人。你可以指定，好，你和誰結婚，但你不能指定，你和誰相愛。這是不可能的。它(上師與弟子的關係)一定會發生。當它發生了，無人能擋。當它耗盡了，也沒有人能夠彌補。

問：那麼如何預防它耗盡？

仁波切：盡可能地少去擁有。要少於足夠，不要超過。如果你有一個情人，不要過度在他或她的身邊.....總要有所保留。

問：保持距離嗎？

仁波切：不是，不是。總是保留一些未完成的事物。不要完成。對此，我有許多忠告。我相當精通此道(笑)。不要完成。總是保留一些未完成的事物。情人們總是說，我想要了解你更多、更深入。絕不要讓某個人徹頭徹尾地了解你。如果你變成透明的，那就是你的戀情結束

的時候。總是有所保留，就像謎一樣神秘。只要你擁有那種神秘，對方感到不安全，將會一直對你感興趣。

問：您的意思是，上師應該對弟子保持神秘？

仁波切：這有點不一樣。上師根本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但弟子在上師身上製造了神秘感。你明白嗎？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問：所以，是神秘感讓關係得以維繫下去。

仁波切：對。我告訴你，在男女關係之中，你一定得保持神秘。你最好把這話聽進去。

問：當我閱讀一些偉大上師的自傳或傳記的時候，他們會說他們的心和上師的心合而為一。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神秘？

仁波切：在這種情況下，是你的心製造神秘感。這神秘感僅僅存在於你和你自己之間。這種神秘感應該被去除。我們現在說的，不再是存在於兩個人之間的神秘感。我們談的是存在於你自己內心的神秘感。

無上的信任 — 潘的故事 (何念華 譯)

貢波的班 (Ben of Kongpo)

住在貢波的班，有著非常純真的信仰和完全的信任。當他在拉薩參訪一座年少佛陀 - 「覺窩仁波切」(編按：西藏大昭寺佛陀王子像)的莊嚴佛像時，他把這佛像視為一個真正的人。他吃著沾了奶油的糕餅，這當然是不應被動用的供品。而他認為，這是仁波切所吃過的，所以他也應該像仁波切一樣地來吃這些供品。傳統上，進入寺廟之前要先脫鞋，因此當他進入寺廟時，他向佛像說話，請求佛陀看顧他的靴子。而後班邀請佛像到他家做客，佛像同意前往拜訪。佛像也真的阻止了暴怒的守門從佛龕前拿走班的髒靴子。

隔年，班的妻子告訴他，她看見河裏有個東西。當班看到佛像在河裏載浮載沉時，他以為覺窩仁波切快要溺斃了，於是他跳入水中，將祂救起。回到班的住處時，覺窩仁波切說，「我不能進到這屋子裡」，然後就融入於大石頭中。至今，石頭上和河裏仍可見到佛的形象，後來這兩個地方也都成為了治病的場所。

十多年前，藉由學佛的因緣，潘 (Pamela Croci) 認識了她現在的同修 - 雨果 (Hugo)。如今，她和雨果連同兒子喜洛住在雪梨市郊的藍山國家公園。喜洛 (Cielo) 是西班牙文的「天空」，代表寬廣、清澈、純淨、和智慧，而這正是修行者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和小孩相處，使得潘更安住而專注於她的心，也變得更加寬廣而住於當下。小孩成為禪修，小孩就是禪修。

潘曾經深入檢視她和老師之間的關係、和這層關係對於她的意義。她特別強調，重點是不要被老師所絆住而迷惑，而是要去遵從法教。有時，我們對於權力、權威人士、野心、希望被愛、和害怕被拒絕，有著糾纏不清的情結。而這些我們帶著到處走的「行李」，常讓我們不自覺地投射在老師的身上。我們的期望是如此得多，以至於完全失去了重點。但是，如果我們去聆聽、去學習，去試驗、並運用我們所聽聞到的，我們很快就能看到結果，而不至於陷入自己神經衰弱的窘境中。

事實上，佛陀曾經告誡我們，不要被絆住而迷惑，此即著名的「四依止」：

依止上師的話語，而非上師的性格；

依止此話的意義，而非僅止於文字；

依止真實的意義，而非暫時的意義；

依止你的智慧心，而非平庸的批判心。

（編按：「四依法」 - 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識 - 語出大般涅槃經卷六、大寶積經卷八十二、大般涅槃經卷六、大方等大集經卷二十九、無盡意菩薩經卷三等處）

潘了解到，她不只對仁波切發展出極大的信心，也對自己發展出同樣的信心。如果我們對自己沒有深切的信任，就不可能會深切地信任別人。這很清楚地說明了，和上師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我們和自己的關係。而這關係幫助我們表現更真實的自己。外在的老師，只是實際狀況的一面鏡子或一種反映。索甲仁波切經常引用這個例子：當我們照鏡子時，我們知道臉的模樣，但我們從未真正而直接地看到自己的臉。而老師介紹我們直接來認識自己真正的模樣，所以外在的老師便我們內在老師的反映。

潘一直認為，仁波切從不會給我們、超過我們所能應付的功課，即使這功課看起來很困難。這來自於她對仁波切的完全信任。潘的故事表現出一種可能性：將佛法融入日常扶養小孩、忙碌工作的生活當中，並保持踏實、敏銳、和專注。

以下是潘的故事。

兒子喜洛的來臨，是我生命中最感到喜悅的事情之一。照顧他，是個深刻且令生命豐富的經驗，也是最能使人有所轉變的修行。和小孩相處，確實是一種修行、一種心的訓練。隨著小傢伙的成長，隨著他時時刻刻的改變，你必須一直保持注意力和開放心。這無常的本性帶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對事情保持隨時具有彈性的態度。任何的期待，都只是時間與精力的浪費。當然，我不是天使。有時，我也不像我所希望地那樣有耐心。但後來，我也學會不要為難自己。最好的就是，認出自心所在，並試著為它做一些事。在保持事事井然有序、和保持自覺於自我行為的結果之間 - 也就是在相互依緣和責任義務之中，是可以找到平衡點的。

經由老師們給予我的加持、和我自身禪坐的修練，我對於自己所走的道路，發展出了不可動搖的信心和信任。直接和這有關連的是，我和我所學的法、以及和我上師之間的聯繫，更加地深切了。慢慢地，我允許自己放手（let go），也任事情順其自然。但願有一天，我上面所提到的責任，能毫無造作地出現；而我的心，也能愈來愈為柔軟。這便是照顧孩子、或照顧任何其他人的過程中，最重要不過的事情了。

若不是宗薩欽哲仁波切建議我要專心照顧喜洛，並迴向功德予一切眾生的利益，我想我不會經歷到這層母性。然而我必須承認，當初對仁波切的這個指示，我立即的反應是，我過去不足取的念頭都浮現上來；我心裏想著：「哦，拜託！他想趕我走！」但結果卻是相反的，甚至一直都很不錯。

自由的呈現

我視宗薩欽哲仁波切為我目前的老師。然而在過去，我很幸運地遇到許多其他偉大的喇嘛，並且接受他們的法教。對我而言，最尊貴的是佳旺竹巴法王（His Holiness the Gyalwang Drukpa）。第一次見到法王，是在拉達克的千瑞（Chemry）寺。那時，我和大約三百名的拉達克人以及兩位西方人，一同持頌「噶嘛呢唄昧吽」多日，這是瑪尼心咒 慈悲之咒。這算是個開始，特別是大約只在一個月前或是更早，法王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他的學生，介紹我看我的第一本有關佛法的書 - 聽列諾布仁波切所著的『魔幻之舞』（Magic Dance）。我也接受了有關蔣揚欽哲卻吉羅卓的「心要簡言」（Heart Advise in a Nutshell）和敦珠仁波切的「山中閉關口傳」（Oral Instructions for Mountain Retreat）等的教授。

我就這樣坐在塵土中唸著，心裏想著：「我怎麼會來到這裏？」但同時卻又絕對信任這個情境。你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最初的開竅時刻 - 它是如此獨特、並且秘密。就在這個時候我做了皈依，我知道，法王給予的法名引導我到現在的情況 - 如此慈愛而珍貴。我想，一開始我就具有的信任力量，乃來自於我的心早先與某些法教所建立的關聯。我確實了解到，遇到法王時所經歷的轉變，正表示我即刻感受到法王所傳法門的效用。和法王之間的聯繫，把我帶離一個非常享樂的生活方式。遇到他的當時，我正致力於在菲律賓開設一家陶器工廠。我的動機很可議，更不要說這根本是個財務災難。我們有一些人就是缺那臨門一腳，才要開始。

離開拉達克後，我坐車子前往德里。我仍記得穿越印度街道時，每一個人的眼睛都像鑽石一般發亮，我感到喜悅。之前，我那習於判斷的心，讓我常覺得與人格格不入。我想我甚至沒有察覺，我批判過多少事物，又對事物貼了多少標籤。感謝無常，我開始了解到，每一件事物都與我的心靈狀態有關，每一時刻都可能是自由的呈現。

慈悲之鉤

1989 年，我在 Vajradhara Gompa（編按：仁波切在澳洲的中心）第

一次見到宗薩欽哲仁波切。雨果說：「過來見見仁波切。」我心想：「好吧！事情真的來了！」我仍清楚記得那時的感覺：一陣風吹起，好像戰士要赴沙場。那次會面沒什麼驚天動地的東西，但在那次之後、與仁波切離開澳洲之前的某些時刻，我知道我已經愛上仁波切。我被他鉤住了。

我和仁波切保持師生的關係已有十年，而這種關係歷經了各種不同的顯現。說真的，對我而言，這些顯現並不都是那麼高尚。但我知道我非常了解我，而我永遠也無法愚弄他。他讓我完整無漏地體驗到我神經過敏的心性。再一次地感謝無常。我想起一位好朋友給我的一段話，「這並不都是融化了的熔岩。」因為我努力將所學的法教付諸實行，藉由打坐、冥思、行動，我的心逐漸恢復了平靜的狀態。當然，我還是會有失誤，但我已學會認清錯誤、繼續向前。我承認，這個旅程有著它不穩定的時刻，即使當這過程中出現非常直接而對抗的狀況時，我也會持續保持對它的熱誠。啊！剝除所有的造作。是的，請剝除所有的造作。

我試著對每一時刻都保持著一種清新，而在這清新之中，則是個以極有系統的方式所發展出來的關係。並且，在這之中，有著寬廣、信任、無上的信任，對我而言，就是虔誠心。

後記

自從我接受訪問，至今已經數月。雖然我就是當時所敘述的那個樣子，但有些事情變得更加深刻了。我強烈地認知到，仁波切所給予我的教導是多麼地珍貴，而這些教導所屬的傳承，又是多麼地需要好好保存與尊崇。剩下的，便是靜默了。

風吹皺了湖面，
如同思慮攪動我心中平靜。
真實是通往真誠之道，
但自性之流卻是深不可知。
教導並轉變我與其他同類、
使我們自身得顯孩童純真，
以便我們可以身處並慶賀、
於每一刻不造作的自在中。

旅行者與魔術師 (頂慧齡、黃靜慧 譯)

宗薩欽哲仁波切與由一〇八名不丹人和西方人組成的拍攝小組，在二〇〇二年末時抵達不丹，展開為期十週「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ers & Magicians) 的電影拍攝(9/29 開拍)，其過程時而美妙、時而艱困、時而單調、時而充滿驚奇。

這部由「願幡影片」(Prayer Flag Pictures) 出品的電影，將魔幻故事與街頭電影編織在一起，其中穿插了不同的主題與兩個平行的劇中角色：顛度 (Dendup) 與札西 (Tashi)。這兩名男孩都在旅途中，一個是自己決定要出發，另一個則是心不甘、情不願地被送上旅程；一個傲慢自私，另一個則貪婪懶惰；一個為了追逐夢想而寧可忽略愛情，另一個則追逐愛情而陷入夢想之中。

宗薩仁波切透過敘述劇中人的生活，將不丹境內偏遠而人跡罕至的許多地點 (Chelela、Paro、Chendebji、Thimphu) 呈現在觀眾眼前。這些背景提供了難得的機會，讓外人得以一窺不丹驚人的自然美景。劇中的演員清一色是不丹人，對話則採不丹官方語言宗卡語 (Dzongkar)。由於宗薩仁波切希望藉助這個機會訓練不丹的電影從業人員，以提升不丹本國的電影產業，因此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西方人，只有十六名。

雖然仁波切在整個拍攝過程中都穿著僧服(除了偶爾為了掩飾身份而穿著便衣之外)，但是他處處採低姿態，與整個拍攝小組共患難：住在漏水的小木屋裡、坐在顛簸的卡車上方、在豪雨中淋得全身濕透。但是即便如此，仍然有許多趕牛人、牽引車司機、政府官員、瑞士觀光客以及其它路經的車輛認出他來，而把握這希有的機會停下車來。

「旅行者與魔術師」於二〇〇三年初在澳洲剪接，預定夏末在不丹首映。這也是在非丹境內第一次拍攝的十六釐米電影。

一、電影的主題：變遷與迷戀

問：您的新片是以什麼為主題呢？對於這部片子您覺得如何？

仁波切：其實我有些緊張，不知道會是什麼樣子。這部片子談的是一位不丹人想要到「夢土」去尋找較好的機會，我們一般人總認為對面的草地才比較綠，因此這裡的挑戰乃是「迷戀」、對於夢想天地、想到「要是能夠」(what if) 的一種心態。

問：請您談一談電影的故事？

仁波切：這是一部有關「變遷」的故事、文化的變遷，國家的變遷。雖然有人認為「高山上的足球盃」是一部佛教電影，其實我個人認為不是。「高山上的足球盃」談的是人，有關於執迷、人類、成長。這部電影可能比「高山上的足球盃」更具有佛教色彩。它談的是國家的變遷、人們的變遷，以不丹為故事背景。述說一位不丹男人夢想著要到美國去。當他有機會可以去美國時，他必須先取得簽證。而為了拿到簽證，他得從偏僻的村莊旅行到首都去。但是他錯過了公車，所以只能等搭便車。而在不丹，幾乎沒有便車可搭，所以他在那裡等著。這時候，他遇到了一些村民，像是賣蘋果的、賣報紙的，一位美麗的女郎，以及一位僧侶。然後，僧人告訴他一個故事，有關於遠方的一個國度 - 於是這個故事變成了電影中的第二部分。兩個故事交錯進行著，電影便在馬路與傳說之間切換著……

所以，這個故事的開始是男主角不耐煩地在等車，但其實他並沒有真正在等車。當影片愈接近結尾時，每次有車來了，他其實很不希望車子來。因為他不想離開。他想和那個女郎在一起。再多幾個小時。再多幾分鐘。所以，這個故事講的是「迷戀」。有關短暫的美的故事。像是櫻花的綻放，因為短暫，所以美麗。只有兩個星期就結束了。如果維持半年，那就變醜了。就是這樣。

問：那麼，這部電影是與人、執著比較有關……

仁波切：變遷、人們，是的。唯一不同的是，這部電影可能有更多的佛法內涵。

問：新片的主題是否與「高山上的足球盃」部分相似，有關於傳統、文化的差異？

仁波切：是的。我想是尚·雷諾瓦（Jean Renoir）曾說過的吧，導演向來只導一部電影。第二部以後的電影，都是第一部片子的註解。我想他是對的。

問：那麼，在第一部片中，您運用寫實的僧侶生活來表現凡人的執著。但第二部電影，則是運用在家人的迷戀和魔幻國度的傳說故事。比較起來，第一部電影是真實的，沒有假造。但第二部電影卻是用傳說來表現。如果主題相同，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呈現呢？

仁波切：我不是真的在呈現不同的東西，從一開始就沒有這種想法。可能我只是在用不同的景象來述說相同的東西。

二、電影的背景：優美的不丹

問：您為什麼選擇不丹作為故事的背景？

仁波切：這是我的「賣點」。就像有的電影有性、暴力。我的電影沒有這些，而是風景優美的不丹。

不丹位於西藏和印度之間，是個位於內陸的小王國。它的人口很少，大部分是佛教徒。不丹一直是遺世而獨立，我認為不丹政府也一向鼓勵如此。儘管，由於世界情況的改變，不丹當然也需要開放一點，開放經濟，以及為了各種基礎建設的原因而開放。到不丹旅遊的外國人非常少，每年大約六千人，不像鄰國尼泊爾一般……比不上加德滿都的百萬旅客。

我想，不只是基於環境考量，還有人民的教育問題。太過開放的時候，國家會變得很商業化，年輕人不再堅持一些價值觀—文化價值，傳統價值。而且人們也會變得很市儈，然後開始破壞環境，小孩子不想上學，因為他們都想做導遊。這些事情都會發生，而我個人是非常支持這個政策的。比如對尼泊爾來說，開放就是個環保大災難。孟加拉和印度也沒好到哪裡，中國也一樣……

實際上，不丹人對於世界上其它地方發生的事情都很清楚。最近不丹政府甚至開放使用衛星，所以現在人們可以看到 BBC、CNN 等。還有很多不丹人出國留學。我想不丹人對家鄉比較有感情，他們總是會回來，並且喜愛待在不丹人的地方。我必須說，即使我是不丹人，但我不在不丹的時間很多。事實上，我有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待在印度和歐洲，因此像我這樣的人真的很欣賞不丹這樣的國家。當然，當電話不通、網際網路連不上線的時候，你會覺得沮喪，但你總是可以學著不去擁有那些東西……有時候，我在不丹獨自閉關六或七個月，或許有一、兩個星期，我會想念熱水澡、寬頻網路，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寧靜取而代之了；七個月之後，你幾乎不想出關。

三、拍片的手法：交錯的魔法

問：這部電影是否有關於創造幻象與魔法？

仁波切：不必然如此。拍電影基本上只是述說。電影是一種語言，是一種溝通。有時候可以創造魔法，有時候不行。反正我的目標也不是創造魔法。但電影中的故事是與魔法有關，不過那只是一個故事。觀眾知道那是魔法。當人們知道這是魔法時，就只是半個魔法了。

問：據我所知，仁波切為這部新片的配樂煞費苦心，也把自己原創的配樂構想提供給作曲者；相較於上一部電影，主要是一些西藏的宗教儀式音樂，以及片尾的蒙古吟唱歌曲。是什麼促使您決定在這部電影裡，使用自己的音樂？有任何重要的因素嗎？

仁波切：因為影片內容有一部分是以「魔法」為中心。而魔法的神奇力量需要被增強，因此聲音是非常重要的。音樂一向是一種超現實的聲音。對我而言，每一種音樂都是超現實的，有一點超越現實。魔法也是超現實的，因此這是為了增強它。

問：這是否和影片以富有詩意的手法來陳述故事內容的方式互相呼應？

仁波切：我希望是如此。我也只能希望如此。

問：據我所知，這部影片是以在現實與魔法世界之中穿梭的交錯手法來呈現。有一些類似的電影也採用這種手法。您使用這種技巧的目的是什麼？

仁波切：要把一個故事說得精采，有時候當你要說一個很長的故事，你最好從結尾的部分開始說一點，從起頭的部分開始說一點，如此穿插著說，而不要說：「從前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條狗等等等等。」這種敘述手法只不過是一種電影語言。

問：可否談談您的演員？

仁波切：嗯，其中一位主要男演員在戲中需要表現得非常浮華，不滿足於鄉村生活。他想要擁有更多。他有一點傲慢，內心卻非常仁慈，感情豐沛，但他卻不願意承認。但這所有的一切沒有太多意義，因為這不是你能夠拍攝的事物。它只存在於我的腦海中。

問：那麼女演員呢？有兩位女演員，對嗎？

仁波切：嗯，較年輕的那個女孩純真美麗。她美麗，但卻不自知。就是這一點。我認為，就是這一點讓男人覺得女孩更美麗，更迷人。

問：那麼那個在魔幻世界的女孩呢？

仁波切：她如謎一般。她是可悲的，受到控制，被禁錮。

問：那個老人呢？

仁波切：嗯，他只是性情乖戾，沒有安全感。

問：那個僧人呢？他在這部影片中是不是扮演了非常吃重的角色？

仁波切：嗯，他是一個配角。但他代表真理。他代表靈性的層面，所以他代表真理。因此，他的性格有點讓人討厭。

問：讓人討厭？（笑）

仁波切：嗯，因為他代表真理，而真理是令人不悅的。

四、故事的內容：更為「佛法」

問：您也提及，這部電影包含了更多的佛教哲學，何以如此？

仁波切：其實也不能這麼說。它包含了關於虛幻與真實的佛法教授。事實上，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佛教故事。它是一個佛教寓言。

問：由於我們都多少了解電影情節以及佛教哲學，因此我們或許比較容易明白電影的內容或精髓。然而，對於那些完全不了解佛學的人，這部影片要如何吸引他們？

仁波切：這是我的難題。因此我正努力克服它。

問：在電影中也談到「業力」？

仁波切：是的。讓我們靜觀其變，拭目以待。現在說還太早。我的目的是把它轉譯得淺顯易懂。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你要說一個故事、要把佛教哲學融入其中、要傳遞一個訊息，同時不希望觀眾看得睡著了。事實上，拍攝一部如「○○七」，甚至像李安的「臥虎藏龍」這樣的電影，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臥虎藏龍」或許不是一部最偉大的電影，但我佩服李安。他非常聰明。他知道人們要些什麼。因此他在電影裡介紹了一點中國文化。如果香港的電影只是介紹香港，那麼沒有人會去看。沒有人會捐錢給寺院或閉關中心，但卻會把錢投入任何與賺錢有關的事物。

五、佛法的修持：茶水的精髓

問：您對於西方人目前學佛的風潮有什麼看法？

仁波切：事實上，佛教現在很盛行，但同時也遭到嚴重的誤解。佛教經常被當作某種治療方法，例如新世紀療法。但實際上，佛教打破你

所有的概念，而這正是佛教的核心，破除你的禁忌、你的習慣、你的想法、以及你對種種觀念的固執，這正是佛教的核心所在，但是沒有人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們非常珍視自己的想法、觀念。坐在座墊上看著日落，而說這是禪修，這很容易。但它終究不是佛教禪修的精髓。

而在西方，大家似乎認為西藏人、寺院、喇嘛是很嚴肅的，不然就是很神聖、純潔，而這正是我要打破的，並且除去這一層神秘的面紗。佛法是一種哲理，內容是空性、無二等等；佛教徒則是人，而人是不完美的。

問：佛教不是一種宗教嗎？

仁波切：人們似乎總是將宗教定義為某種對於全能造物主的信念，例如上帝等等。在這種觀點之下，佛教絕對不是宗教。佛教是一種哲理，最重視智慧，倫理道德是次要的。只要有智慧，實際上佛陀自己也鼓勵人們必須與世界和諧相處（佛法不離世間覺），這是必然的，不是嗎？

佛教教導我們如何看待生命。你可以看著你的手。當我們看著手時，通常是帶著某種觀點。但佛教教導你用不同的觀點來看。如此，下次你去採購時你就知道要為你的手買哪種護手霜，或者你知道應該有哪種期待或假設……

問：有些人認為佛教有點像是概念化了……

仁波切：不是的。從佛陀開始宣說，一直到今天，佛教的精髓從未改變。我現在這麼說，我昨天也是這麼說。佛陀所宣說的事情，是物理學家和科學家此刻正在發現的事情。而他們認為佛教是現代的。只有涵擁佛教的文化是古老的。

問：有些人一直抱持著傳統的想法，例如認為僧人不應該上電影院等等。

仁波切：這是一種文化的預期。我們都有這樣的預期。這不打緊，也沒有什麼不對。但它不是究竟的佛教。它與佛教無關。我想，我曾經舉過杯子與茶的例子。我認為我們應該使用這個例子。文化是一個媒介，是語言，是象徵符號。沒有文化，你無法談論佛教，不是嗎？因為有杯子，你才能夠盛茶。

問：或許有些人不知道如何選杯子、選擇適合他們的杯子？

仁波切：是的，確實如此。但我認為，如果他們提高茶的重要性，他

們將會知道如何選擇更好的杯子。然後，他們將不會那麼在意自己擁有哪一種杯子，因為你終究喝的是茶，而不是杯子。

問：如果他們從未有過品茶的經驗，他們如何能夠真正地醉心於茶？

仁波切：這就是要學習的地方。你學習去欣賞茶。甚至在喝茶之前，你就必須先聽說，茶是更加重要的。我們能做的，就是這些。

問：但他們如何能夠獲得「茶更加重要」的訊息？

仁波切；他們必須學習佛法。例如『入中論』這些和文化無關的佛法內容。萬事萬物皆無常、無常的本質、無常的實相、我們所有的情感都是令人痛苦的、萬事萬物皆無固有的存在本質，以及所謂的涅槃完全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樣子，諸如此類的。

問：所以您決定把『入中論』翻譯成中文？

仁波切：是的，我認為如此。佛教無關乎文化。它放諸四海皆準。它源自印度，傳入西藏、中國，現在傳入西方國家……每一個人都能接受佛教。

問：那麼，仁波切，在一開始如何取得平衡？因為它仍然需要杯子，需要媒介，對不對？但在此之前，從未有過喝茶的經驗。

仁波切：但是同樣的，你以前對杯子也沒有經驗。在對兩者都沒有經驗的情況下，仍然應該多強調茶的重要性，少強調杯子的重要性。但人們卻背道而馳。他們對茶和杯子都沒有經驗，但仍然比較珍愛杯子。

問：簡短來說，我們應該如何起頭，如何按部就班地建立……

仁波切：透過聞、思、修。這是「學習」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學習一向重要。學習，然後實修。絕不要在學習之前就進行實修。

問：對於最近的各種反戰活動，您的看法如何？

仁波切：我有許多朋友參加反戰示威，他們認為，身為一個佛教徒，毫無疑問的，我也會參加其中一個反戰活動。但我一直告訴我的朋友，我們真的要好好思考這件事。我們總是可以選一個待罪羔羊，例如布希或隨便一個人，然後說這些人如同魔鬼。但我們也有份。我們開車，我們旅行。當我們旅行的時候，我們使用汽油、洗熱水澡等等。因此我們很難去評斷。缺乏智慧的評斷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你有那種野心，如果你有那種目標，如果你最後使用了所有這些資源，你就要

為結果負起責任。你總是可以不去擁有那些資源，你總是可以減少那種野心，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出離。出離和剃髮、走入洞穴無關。

六、拍片的心情 & 未來的計劃

問：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您想要拍攝影片呢？

仁波切：在佛教的歷史當中，視覺藝術的使用從未曾被壓抑過，反而甚至是相當受到鼓勵的，例如各種的塑像與畫像，便是個例子。之前我雖然曾在倫敦修讀電影學分，但一直到看了像是「單車竊賊」（Bicycle Thief of Vittorio）這種電影之後，我才開始想要自己來拍影片，那是因為以前認為電影裡大都是性與暴力的主題。「小活佛」（The Little Buddha）的導演貝托魯奇給了我不少啟發，尤其是他對於人類真實面那種詩意而強烈的視覺呈現，實為深植我心。

如果你回頭去看狄西柯（Vittorio DeSica）、薩吉亞雷（Satyajit Ray）的一些電影，你會清楚知道，電影可以是非常心靈化的。我想，電影是一種語言，一種你可以和人們溝通的方式……。對我而言，電影只是一種語言。它與世俗或任何諸如此類的事物無關，沒有道德的問題。當然，若是你擁有錯誤的動機，它就會變得比較物質化了……

問：您是否對於上一部影片的成功感到驚訝？

仁波切：可以這麼說，我很幸運，有很多人願意幫忙我，即使大家知道我是新手、甚至連攝影機都拿不好，還是願意贊助我。

問：有些人認為「高山上的世界盃」是一部政治意味濃厚的影片，您自己覺得呢？

仁波切：這部影片的演員基本上都不是演員，而故事則是根據他們自己實際的生活事件，劇本還是用英文寫的 - 而這是他們不懂的語言。然而由於這是他們自己的故事，所以開拍沒有幾天之後，他們的自發性就開始主導拍片的過程了。而這也是我從貝托魯奇那兒學到的，也就是要隨著演員來做學習。由於故事的背景是西藏人的流亡生活，因此難免會涉及一些相關的政治話題，而這並非我當初故意設計的，不過既然有些人這麼認為，我也把它當作是額外的收穫吧！

問：您對您的第二部電影滿意嗎？

仁波切：雖然有種種困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這不是一部很刺激的電影，而是一部步調相當緩慢的電影，不過我想目前這樣就夠了。

問：您說您會拍三部電影。第三部會是拍佛陀的本生故事？

仁波切：現在說這些還太早。製片人對我沒信心，還有其他的原因。現在的製片人，如果有好的腳本，一部一百萬美金預算的片子，他們會想要拍。因為即使不賺，至少不會賠。在首輪上映時就可以賺回成本了。但如果要賺更多，可能導演要很有名氣，或者一定要用有名的演員。這就是為什麼「小活佛」要用基努李維。他長得一點也不像佛陀。但是他們一定要用他，否則去看電影的人恐怕不夠多。就好像「火線大逃亡」(編按：Seven Years in Tibet，原文為「西藏七年」，連片名也得變得如此聳動！)要用布萊特彼得，原因相同。這真是遭透了。這就是為什麼 Kundun (編按：這部片子是以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自傳為劇本所拍的，在台灣沒有上映) 根本無法賺錢的原因。

問：但是有些影評很喜歡.....

仁波切：嗯，當然，影評，還有愛好電影的人、藝術電影迷，他們會去看，但他們只是百分之一的人。

問：您除了忙碌於旅行、傳法和僧院之外，如何還能找出這麼多時間與精力來拍片.....

仁波切：那是因為我拍的片子不多。拍完「高山上的足球盃」之後，我停了三年的時間。四年，對，應該是四年。世界盃是四年一次。現在我的行程是以世界盃為準。你應該讀讀報紙，看看世界盃在哪裡舉行，那你就會知道我在哪裡。(笑)

七、佛法的上師 & 拍片的導演

問：身為一個備受尊崇的喇嘛，許多時候您擁有特權，有些時候處於一個封閉的環境之中，因此你如何有信心能夠拍攝一部成功的電影來表達凡夫俗子的情感？

仁波切：這是因為，無論你被貼上什麼樣的標籤，無論你擁有什麼樣的標籤，都不重要。人都是一樣的。我擁有和每個人一樣的情感。

問：您如何在佛法上師與拍片導演這兩種角色之間找到平衡點？

仁波切：我得非常注意我的自我與野心，這一點到目前為止都還可以。

問：對於各種的誘惑，例如名望啊、漂亮的明星啊，您如何處理呢？

仁波切：名望是種令人上癮中毒的東西。至於您說的那些誘惑(笑)，

我想女性本身並不是問題所在，真正要注意的是我們對於女性的執著。未來更大的挑戰，則是外在的誘惑與得失，直到目前我覺得自己做得還好，但這並不表示我保證以後也會如此。我想，真正的挑戰乃是不要變成精神性的唯物化。就算一個人已經出離了一切，也還是要懂得學習謙遜。

如果你受到世俗生活的羈絆，你可以非常的性靈，同時也可以非常的物質，所以那種心靈的唯物主義和物質世界中任何的俗務一樣糟糕。利益、金錢、權力、舒適等等，只要你知道這些是陷阱，是物質的陷阱，那麼在超越了之後，它幾乎變成了一種幽默，靈修的幽默。問題是，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這是陷阱，而認為是某種獲得，因此愈來愈困在其中。

經過種種的學習之後，我對佛法、佛陀的法教毫無疑問，但我有時候確實會懷疑我是誰、我的工作、我所擁有的頭銜、我所擁有的形象是否真的是我想要的、應該做的，因為如我所說，世間充滿偽善，有時候這種情況令人非常心灰意冷。那是非常嚇人的。如果人們對我沒有任何期望，我會覺得自己沒出息；但如果人們對我期望過多，我就被困住了，沒有生活可言。這就是人心，複雜又多變。這是人生常有的問題。

問：您對於哪一個角色比較認同呢？上師、還是導演？

仁波切：目前我主要認為我是個在修法道上的追求者，拍片只是一種工具、一個媒介、一種語言、一種溝通。可以用來增益我的修持，也可以利益其他對於修行有興趣的人。只要發心是清淨的，便可以幫助他人；當然如果誤用，也是會造成誤導的。

問：有些人認為修行與創作（例如您拍電影）是可以並行相成的。您是否可以給一些建議？

仁波切：動機（發心）。動機要對。只要動機對，不管做什麼，都會變成好事。這是我將兩者結合的方法。這是關鍵所在。

編按：有關仁波切新片的資訊，是從各方來源所匯集而成的：去年七月與香蘭、婉俐共同在天母閉關中心附近趁仁波切用餐時所做的訪問 - 謝謝 Chanel 與 Anika 協助繕寫、紐西蘭電台今年四月的訪問 - 謝謝 Anika 的分享與繕寫、CNN (TalkAsia) 電視台今年春天的訪問

- 謝謝嘉章提供錄影帶、擔任新片秘書 Noa Jones 所寫的文章 - 謝謝英文版『柔和聲』編輯 Lynne Macready 提供內容、以及 TIME Asia 雜誌 (The God of Small Films) 與悉達多英文網站上的文章等。各位可以上網一睹仁波切導演的情況、新片的部分劇照，以及不丹的驚人美景！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

宗薩寺歷史簡介 (史嘉章 編寫)

依據菩馬彭措在 1846 年編纂的歷史，宗薩寺約建於西元 746 年（藏曆火狗年），由苯教學者擇地創建。當時只有一根柱子和一尊苯教神像（該神像在 1958 年遭破壞）。宗教信仰由苯波教改信寧瑪派。而後又改為噶當派。直到 1275 年八思巴由中國返回拜訪宗薩寺後，至此之後寺院即以薩迦派為主。

宗薩寺的轉世傳承

一、鞏納法堂

宗薩寺改奉薩迦派之後，原本住在瀘定橋邊山坡的鞏納（Gongna）家族來到此處修建鞏納法堂（一說是八思巴所建），自此鞏納家族世代接任住持，直至第 29 世為止。之後寺內的彭都威色等四位喇嘛先後接任第 30 世到 33 世的鞏納法堂住持。西元 1924 年，蔣揚欽哲卻吉洛卓認證謝拉卻吉森給為蔣揚欽哲旺波及久美澤旺佳措的共同轉世，並立其為第一任鞏納圖庫（之前鞏納法堂的住持皆未經轉世認證；編按：「圖庫」音譯 Tulku，又譯為「祖古」，意即「轉世」）。

鞏納圖庫師事蔣揚欽哲卻吉洛卓等多位大德。平時靜修，任持訣竅，在他擔任宗薩寺住持時，經常給民眾灌頂、念誦傳承。他曾於康朵寺講傳《成就法全集》等。他在為成熟解脫眾生上，有卓越的成就。現駐錫在印度比爾。

二、阿日法堂

第七世鞏納家族有三兄弟在宗薩寺，其一主持鞏納法堂，其二興建亞達法堂，其三主持巴瓊法堂（即現在的巴瓊寺）。幾代以後，阿日朗將策親威色擔任亞達法堂的法主，將亞達法堂更名為阿日法堂。自此之後，由阿日、鞏納的法主輪流擔任宗薩寺住持。直至第十八世阿日喇嘛貢嘎蔣揚為止。

貢嘎蔣揚為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洛卓泰耶的主要弟子之一。他教證兼優，曾傳灌《金剛蔓》、《道果》等多種教法。欽哲旺波認定他是印度大師美突達哇的轉世。貢嘎蔣揚圓寂之後，蔣揚欽哲旺波指認蔣巴昆桑謝拉為其轉世並為第一世的阿日圖庫。蔣巴昆桑謝拉於西元 1877 年，在巴塢村的卡和家出生。他精通密乘及藏族文化，並善於發揚。他曾于宗薩寺傳講一次《金剛經》和《道果弟子釋》（道果不共傳承教授）；在昌都的曉達寺講傳一次《道果》和《成就法全集》；在紮瑪

寺講傳了一次《道果》。他並重修擴建了阿日法堂。享年 66 歲。其轉世隨即於西元 1945 年出生在德隆頂果家族，由卻吉洛卓認證。至今仍在西方國家專心宏揚佛法，為利益眾生而努力。

三、欽哲法堂

在德格王時代，各村落居民每戶都有以送孩子出家為榮的傳統，欽哲法堂原為頂果家族讓蔣揚欽哲旺波出家參與宗薩寺法事活動所住的家族僧房。後來將其擴建成欽哲法堂。

蔣揚欽哲旺波在鐵龍年（西元 1820 年）出生於德隆頂果家族，父親仁青旺佳，母親壽沙蘇南措。他九歲起參加宗薩寺的法事活動。十二歲時，塔哲蔣巴貢嘎滇津認證其為塔哲蔣巴南開其美的轉世靈童，取名為「蔣揚 欽哲 旺波 貢嘎 登比 嘉稱 巴桑波」。

在他的心中，經常能夠憶念並現見許多大德，如印度班智達蔣巴希涅和貝瑪拉密扎（無垢友），藏王赤松德贊、噶當派大師種頓巴（阿底峽尊者大弟子）、達波噶舉無比的達波拉傑（岡波巴大師）、薩迦三祖紮巴蔣稱、大成就者唐東傑布、全知的龍欽巴、五世達賴、持明吉美林巴等。

蔣揚欽哲旺波共師事 150 多位上師。以十三年的時間，鑽研經咒及諸明處而成為智者。再以十六年的時間精通八大教派的教法。大約四十歲左右開始閉關，以修行力故，能現見諸佛菩薩及大德。並有多人曾見其顯現將鈴杵置於空中等諸多神通。第十五世噶瑪巴、第十一世泰錫度仁波切，以及當時藏地大部分轉世靈童，皆由蔣揚欽哲旺波確認。根據蓮花生大士《伏藏五王百眷傳》，其中伏藏五王之一東昂林巴即是蔣揚欽哲旺波。

他將八大教派的遠傳、近傳的教誡，以及將他所寫的山間伏藏、心間伏藏、秘密伏藏、憶念法、淨相法、淨耳法共同收集而成十五冊法集（即《欽哲全集》）。雖然如此，仍未能將藏地八大教派所有的教法完全囊括。為了保存藏地八大教派的教法，他親自先後兩次步行走遍前後藏、安多與西康等地區，繼續不斷收集，而將八大教派教法的灌頂、傳承與教導完整的保留下來。他親自集結了《成就法全集》14 冊，《八大解脫教派的教誡講解、道歌彙編》8 冊；與蔣貢康楚一起集結《教誡藏》10 冊、《大寶伏藏》64 冊。他與洛德旺波長老等眾共同集結了《續部總匯》32 冊、《道果弟子釋》17 冊及其他論文 13 冊。他總共編撰的法集有 173 冊。而大部分的「七教誡」都收藏在《欽哲全集》的第一冊中。在當時，顯密經咒因此得以保存與宏揚。

他的弟子包括了當時的薩迦法王紜西仁青及其法堂中所有的知事僧，鄂日寺、夏魯、那瀾達、雅龍卻德、德格輪朱頂等寺廟之所有的堪布、仁波切等；噶舉派的第十四世、十五世噶瑪巴、第十世、十一世泰錫度仁波切等；格魯派葛登山的紜耀大汗、理塘大堪布強巴彭措等；寧瑪派多吉紜寺、敏珠林寺、白玉寺、噶陀寺、雪謙寺、卓千寺大部分的堪布、仁波切等。特別的有蔣貢洛卓泰耶、洛德旺波長老、大伏藏師秋吉林巴、米旁仁波切、多竹登貝尼瑪（多竹千仁波切）阿宗竹巴、昂旺列巴、紜耀東剛赤巴和噶陀錫度等。其他在蔣揚欽哲旺波的傳記裏，還有許多無分教派的學生不計其數。

他一生造福利生的事蹟多有所在，如造金銅各式佛像 2000 餘尊、經籍木刻 40 餘冊、手抄印刷經書 2000 多部、以德格輪朱頂為主的金銅佛塔 100 餘座，並建大小經堂 13 座，定期或不定期的法事更無法細數。其一生神奇稀有，享年 73 歲，水龍年（西元 1892 年）圓寂。

二世欽哲仁波切卻吉洛卓被尋獲在薩岩地區。祖父為 180 歲長壽高齡的色達伏藏師，父親久美澤旺佳措，母親處珍措。西元 1893 年出生的卻吉洛卓，由蔣貢洛卓泰耶認定為蔣揚欽哲旺波的轉世靈童。如同前世，仍持不分教派的態度。卻吉洛卓師事 80 多位善知識，以 20 年聞思成就精通五明的班智達，再以 16 年精修新舊密續本尊 180 餘尊。修行達到甚深暖相，親自獲得八大教派本尊現身給予近傳教誡及淨相教誡的修法，集結有密法教誡一部。

卻吉洛卓曾經在給予《成就法全集》中的多聞天王（財寶天王）灌頂時，顯現出下起金雨及眾多神變。當時許多康藏及安多地區的轉世靈童，也都由卻吉洛卓確認。他時時講傳的法有：《入菩薩行論》、《般若》、《寶性論》、《總樹喜三論》、《寶帳護主》、《薩波紜》、《上樂金剛》、《時輪金剛》等法。另外，他還講傳了《教誡藏》兩次，《成就法全集》四次，《道果弟子釋》（道果不共傳承教授）共三次，《道果會眾釋》兩次，薩迦哦巴《鄂派七壇城》四次，《舊譯教誡》三次，《大寶伏藏》一次。

他主要的傳法弟子如下：當時的薩迦法王和達千，薩迦鄂派（哦巴）堪布和所有夏仲，那瀾達寺生伍法堂法主，驚誠法堂法主；寧瑪派的敏林大堪布和炯仁波切、第六世佐千如意寶、第六世雪謙朗將巴、頂果欽哲法王、噶陀錫度；噶舉派的錫度貝瑪旺秋和蔣貢仁波切的轉世；格魯派的第十四世達賴、智者格西江若、袞玲達查傑仲、門耀季雷霞袞、哲霍格達仁波切等。卻吉洛卓的著作有 15 冊，已由貝雅仁波切等集結交付木刻保存。

卻吉洛卓不僅創建了康謝佛學院、更新建了噶瑪達昌禪修院，並恢復

紮貢禪修院、修復全毀的噶陀佛學院，也長期資助；解決師生的生活問題。另外，他將康謝佛學院原有的小樓擴建成五層樓的三護主神殿，內供 32 米高銅製金飾的彌勒佛像；在伍哲下經堂內塑建 6 尊一層樓高的金銅佛像、及其它身口意代表物；修建給薩王神殿；擴建欽哲灌頂樓、並安置身口意代表物；在與伍哲經堂相連處，修建包含小臥室的四層樓房；在噶陀大佛殿修建三層樓高的釋迦牟尼像及五層樓高蓮師的銅色山淨土。卻吉洛卓投入大筆金錢資助並親自主持這些修建工程。同時，將蔣揚欽哲旺波的珍奇論著 25 冊製作成木刻版保存；黃金書寫 200 冊經書；編纂 2500 多冊佛經。其一生事業不可思議。1959 年（藏曆土豬年）在錫金法王寺進入法界，享年 67 歲。

第三世欽哲仁波切蔣揚欽哲圖登卻吉佳措，父親是敦珠法王之子聽列諾布仁波切，母親是大成就者蘇南桑波之女蔣揚卻珍。經由薩迦法王、第十六世噶瑪巴、頂果欽哲法王和敦珠法王等共同認定為蔣揚欽哲卻吉洛卓的轉世。現在於世界各地宏法勤轉法輪。

在 1958 年以前，宗薩寺僧眾少則 300 人，多則 500 多人。寺中講、修、行具興，常時舉辦佛事。特別是欽哲法堂經過兩位文殊護主（蔣揚欽哲旺波和蔣貢仁波切）將全部佛法總集新編，其中包括了藏地的各派教法。因此可以在欽哲法堂有系統的取得所有各別教法的灌頂、傳承和教導。

在當時，寺中有 23 座經堂，其內陳列物品價值連城。所管轄有康謝佛學院、噶瑪達昌禪修院、噶古向秋日切、章龍貝瑪喜布、正查俄日車、澤紮修行聖地、瓊欽巴宗、牟農多吉紮嘎、查卻久觀音聖殿、哈達堂東加波等地（各地另有專書記載）。本寺在薩迦的教法外，同樣重視各派教法。1958 年，寺廟、佛學院在四反運動中全毀。

1983 年，寺廟在縣委文件的批准開放下，開始重建。目前已建大小經堂 6 座、欽哲灌頂樓、僧房 180 間。寺廟目前建築面積 48200 平方米，僧侶漸增為 200 多名。寺內常時進行佛事及修法，如：《鄂派七壇城》《卓派大威德金剛》《遍照法》《召福法》《普明成就供》《瑪尼成就》《開光》《卻吉洛卓忌日供》《煙供》《息爭成就供》《三根本蓄供》結夏安居《巡邏喜金剛曼遮供》《薩迦金剛成就供》《冬至金剛食子供》《酬補長軌》《六十閻羅》等法。一年中約有 150 多天在修法之中。又設有護法殿，每日不斷修法供養。寺內自辦小學有 60 多名學生，主要學習藏族文化、藏文、漢語及算術。

近年來，第三世欽哲仁波切更在世界各地設立寺廟、佛學院及禪修閉關中心。如：印度比爾的宗薩佛學院及宗薩寺、不丹的巴蒼佛法中心和確吉嘉措佛學院、錫金的嘉興閉關中心、加拿大的海天閉關中心、

澳大利亞的金剛總持寺、及其它許多的中心。

(編按：有關世界各地中心的簡介，請看本會網頁 <http://www.siddharthasintent.org/chinese/>)



多瀑溝旁重建中的康謝學院



多瀑溝畔的牛群



康謝學院的辯經課



鳥瞰宗薩五明佛學院的全貌



碎石版搭起的簡陋閉關房

本文原由嘎布喇嘛與其父親（宗薩寺洛熱彭措上師）所撰、並經其電子文字檔的授權。感謝其為西康宗薩佛學院歷史不辭辛苦、付出心力地彙整資料，並提供寺廟近期的照片；為順暢文意、僅將小部分稍加修飾註解而成。另外還有許多關於寺院內外經堂及修行聖地的介紹。（由於篇幅的關係，下期待續）

佛教網站簡介(1)

第一站：利美運動網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Ithaca/4886/index.htm/>

打開網頁首先看到的，便是收藏在西藏德格宗薩寺的珍貴加持物：蔣揚欽哲汪波上師的唐卡 - 上面還有仁波切的手印與足印，這是個專門獻給利美上師的英文網站，也可以連結到世界各地不同語言的佛教網站，並有「經文圖書館」(Sutra Library) 提供查詢服務。

第二站：漢文電子大藏經網 <http://www.buddhist-canon.com/>

「這個佛教網站很不錯，有大藏經，傳記，字典等」~周素卿，還有「本師釋迦牟尼佛佛牙舍利」的照片，包括北京八大處及斯里蘭卡康堤者。

第三站：大慧集 - 佛教動畫故事 <http://www.thewisdom.com.tw/>

「這是一個由台灣製作的動畫網站，裡面的故事都出自禪宗的公案，很有意思。透過動畫的表現，讓深奧的道理變得活潑而且生動喔！」~鮑婉琳，也有漫畫與禪詩的說明，文圖並茂呢！

謝謝各位法友提供的資料，也希望大家未來繼續共襄盛舉喔！

宗薩仁波切 2003 年法會行程表

龍欽心髓閉關	澳洲，一月四日至四月五日
文殊菩薩灌頂與開示	澳洲，三月七日至九日
空行總集法會	澳洲，三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
日常生活中的佛法	澳洲，四月五日
生活之輪與禪修	澳洲，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文殊菩薩法門灌頂與開示 (噶當巴本尊系列法會之第一場) 註一	加拿大溫哥華，六月十二日至十六日
入中論 (系列講座之第一場)	美國舊金山，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
入菩薩行論 (自 2001 年起之系列 講座)	巴西, 七月二日至四日 eventoscgb@terra.com.br
心經與般若波羅密多 (智慧圓滿 度)	德國法蘭克福，八月八日至十日 anmeldung@siddharthasintent.de
彌勒菩薩『究竟一乘寶性論』 (系列講座之第一場) 註二	法國 Dordogne，八月十一日至二十日 chanteloube@wanadoo.fr www.chanteloube.asso.fr

註一：2004 至 2006 年的法會依序為財神、度母、藥師佛之灌頂與開示。

註二：仁波切特別表示：「我不希望有任何人不參加這次的系列講座、卻希望未來這個法教還會以如此詳盡的方式來教授。」也就是說，想要聽聞仁波切詳盡闡述『究竟一乘寶性論』的朋友，最好盡快報名參加囉！